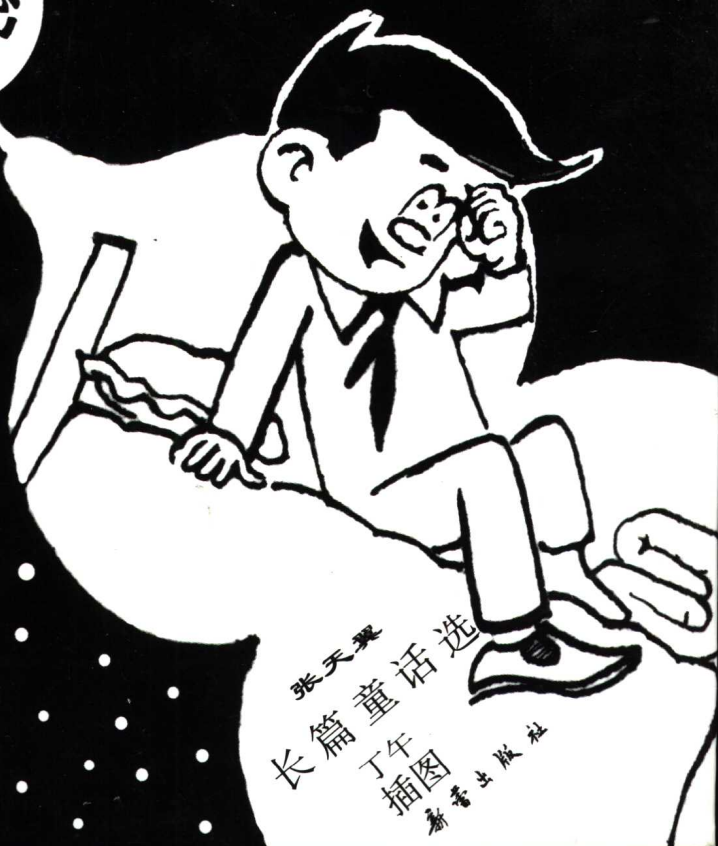


宝葫

芦的

秘密



张天翼
长篇童话选
丁午
插图
磨房出版社

张天翼长篇童话系列

插图

丁午



宝葫芦的秘密

新蕾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宝葫芦的秘密 / 张天翼著. — 天津: 新蕾出版社, 2001. 10

(张天翼长篇童话系列)

ISBN 7-5307-2622-6

I. 宝…

II. 张…

III. 童话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8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37981 号

出版发行: 新蕾出版社

E-mail: newbuds@public.tpt.tj.cn

http://www.newbuds.com

地址: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(300020)

出版人: 纪秀荣

电话: 总编办 (022)27301675

发行部 (022) 27221133 27221150

传真: (022)27301675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: 河北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开本: 787 × 1168 毫米 1/32

字数: 91.2 千字

印张: 4.75

版次: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- 5 000

定价: 8.00 元



张天翼 (1906-1985) 现代小说家、儿童文学作家。1938年发表短篇小说《华威先生》。曾任《人民文学》主编等职。作品多以嘲讽笔调,文笔活泼新鲜,风格辛辣。著有短篇小说《包氏父子》及儿童文学作品《大林和小林》、《罗文应的故事》、《宝葫芦的秘密》、《秃秃大王》等。



宝葫芦的秘密

目 录

1	<i>008</i>	<i>046</i>	12
2	<i>011</i>	<i>049</i>	13
3	<i>016</i>	<i>052</i>	14
4	<i>019</i>	<i>055</i>	15
5	<i>023</i>	<i>058</i>	16
6	<i>028</i>	<i>063</i>	17
7	<i>030</i>	<i>066</i>	18
8	<i>034</i>	<i>069</i>	19
9	<i>037</i>	<i>074</i>	20
10	<i>039</i>	<i>078</i>	21

22 082

120 **32**

23 086

124 **33**

24 089

127 **34**

25 093

130 **35**

26 096

134 **36**

27 100

139 **37**

28 104

143 **38**

29 108

146 **39*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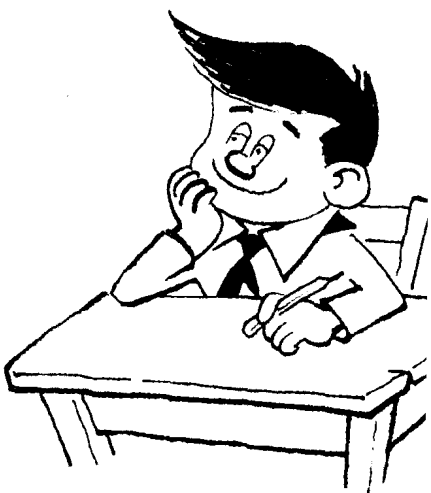
30 114

148 **40**

31 117 150 **41**

1 我来给你们讲个故事。可是我先得介绍介绍我自己：我姓王，叫王葆。我要讲的，正是我自己的一件事情，是我和宝葫芦的故事。你们也许会问：“什么？宝葫芦？就是传说故事里的那种宝葫芦吗？”不错，正是那种宝葫芦。可是我要声明：我并不是什么神仙，也不是什么妖怪。我和你们一样，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普通人。你们瞧瞧，我是一个少先队员，我也和你们一样，很爱听故事。至于宝葫芦的故事，那我从小就知道了。那是我奶奶讲给我听的。奶奶每逢要求我干什么，她就得给讲个故事。这是我们的规矩。“乖小葆，来，奶奶给你洗个脚，”奶奶总是一面撵我，一面招手。“我不干，我怕烫，”我总是一面溜开，一面摆手。“不烫啊。冷了好一会儿了。”“那，我怕冷。”奶奶撵上了我，说洗脚水刚好不烫也不冷。非洗不可。这我只好让步。

不过我有一个条件：“你爱洗就让你洗。你可得讲个故事。”就这么着，奶奶讲了个宝葫芦的故事。“好小葆，别动！”奶奶刚给我洗了脚，忽然又提出一个新的要求来。“让我给你剪一剪



……”什么！剪脚趾甲呀？那不行！我光着脚丫，一下地就跑。可是胳膊给奶奶拽住了。没有办法。不过我得提出我的条件：“那，非得讲故事。”于是奶奶又讲了一个——又是宝葫芦的故事。我就这么着，从很小的时候起，听奶奶讲故事，一直听到我十来岁。奶奶每次每次讲的都不一样。上次讲的是张三劈面撞见了一位神仙，得了一个宝葫芦。下次讲的是李四出去远足旅行，一游游到了龙宫，得到了一个宝葫芦。王五呢，他因为是一个好孩子，肯让奶奶给他换衣服，所以得到了一个宝葫芦。至于赵六得的一个宝葫芦——那是掘地掘来的。不管张三也好，李四也



好，一得到了这个宝葫芦，可就幸福极了，要什么有什么。张三想，“我要吃水蜜桃”，立刻就有一盘水蜜桃。李四希望有一头大花狗，马上就冒出了那么一头——冲着他摇尾巴，舔他的手。后来呢？后来不用说，他们全都过上了好日子。我听了这些故事，常常就联系到自己：“我要是有了一个宝葫芦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该要些什么？”一直到我长大了，有时候还想起它来。我有几次对着一道算术题发愣，不知道要怎么样列式子，就由“8”字想到了宝葫芦——假如我有这么一个——“那可就省心了。”我

和同学
们比

赛种向日葵，我家里的那几棵长得又瘦又长，上面顶着一个脑袋，可怜巴巴的样儿，比谁的也比不上。我就又想到了那个宝贝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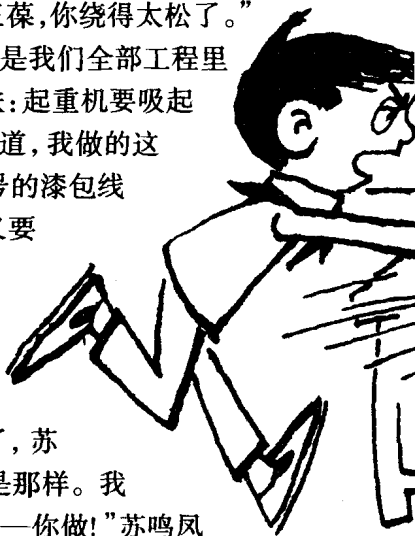
“那，我得要一棵最好最好的向日葵，长得再棒也没有的向日葵。”可是那只不过是幻想罢了。可是我总还是要想到它。那一天我和科学小组的同学闹翻了，我又想到了它。“要是我有那么一个葫芦，那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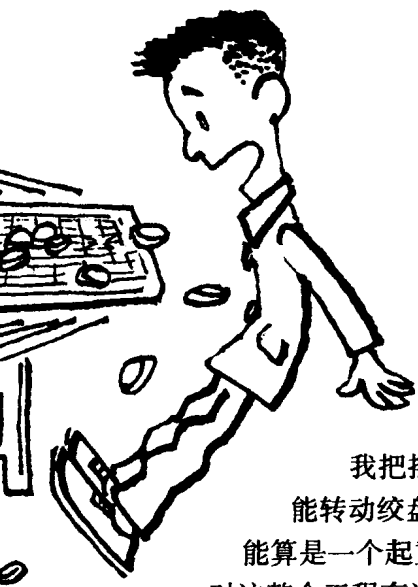
嗯，还是从头说起吧。



2 那天是星期日。我九点钟一吃了饭，就往学校奔，因为我们科学小组要做一个电磁起重机，十点钟开始。可是那天真憋气，同学们净跟我吵嘴。例如我跟姚俊下的那盘象棋吧，那明明是我的占优势，我把姚俊的一个“车”都吃掉了。可忽然——不知道怎么一来，姚俊的“马”拐了过来，“叭！”将我一军。我的老“帅”正想要坐出来避一避锋，这才

发现对面有一只“炮”，隔着一个“炮架子”蹲在那里。我问姚俊：“你那个‘炮’怎么摆在这儿？”“早就在这儿了。”“什么！早就在这儿了？怎么我不知道？”“谁叫你不知道的！”——哼，他倒说得好！我们就吵了起来。看棋的同学还帮他不帮我，倒说我不对！我就把棋盘一推：“不下了，不下了！”后来我们动手做电磁起重机的时候，又有苏鸣凤跟我吵嘴来。你们都不知道苏鸣凤吧？苏鸣凤是我们的小组长。其实他这个人并不怎么样，他打乒乓球还打不过我呢。可是他老爱挑眼。他一面干着他自己的那份工作，一面还得瞧瞧这个，瞧瞧那个。“王葆，这么绕不行，不整齐。”一会儿又是“王葆，你绕得太松了。”同志们！你们要知道，我做的这个零件，是我们全部工程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，在科学上叫做电磁铁：起重机要吸起铁东西来，就全靠它。同志们，你们要知道，我做的这一份工作可实在不简单。我得把二十八号的漆包线绕到一个木轴儿上面去，又要绕得紧，又要绕得齐。假如让女孩儿来做这样的工作，那就再合适不过了。而我呢，恰巧不是个女孩儿。问题就在这里。可是苏鸣凤简直看不到这个问题。你瞧，人家做得非常费劲，闹得汗珠儿都打鼻尖上冒出来了，苏鸣凤可还一个劲儿提意见，不是这样就是那样。我动了火：“这么做也不行，那么做也不行——你做！”苏鸣凤说：“好，我来绕。你去做绞盘上的摇柄吧。”这个绞盘上的摇柄





——可再重
要不过了。只有等

我把摇柄做好安上去之后，你才能转动绞盘，使起重臂举起来。要不然，就不能算是一个起重机。所以我也很乐意做。我很愿意对这整个工程有这么重要的贡献。可是忽然——苏鸣



凤
嚷了起
来：“不
对，王葆！你
把它弄成‘之’
字形了。这两处都
得折成直角才成。”等
到我把它一矫正，苏鸣凤
又来了：“这成了钝角了，不
行！”“怎么又不行？”“这么着没
有用处，摇不起来。”“你怎么知道
它摇不起来？”有人插嘴：“这实在不
像个摇柄，倒像一个人——站在游泳池
边刚要往下跳的姿势。”这真有点儿像。大
家笑了起来。我把东西往地下一扔：“嗯，还兴
讽刺人呢！我不干了，我退出！”我狠狠地把地上
的东西顺脚一踢，就往外跑。苏鸣凤追了出来：“王
葆，王葆！”“别理我！”“王葆，别这样！你这是什么态
度？”“噢，就是你的态度好！好极了，可了不得！等着《中国
少年报》登你的照片吧！”“王葆，你这么着，可不会有人同意
你……”“我才不稀罕你们的同意呢！”——我头也不回地走，眼
泪简直要冒出来了。苏鸣凤准会追上我，劝我回去。……可是别
的同学都拦住了他，“让他走，让他走！”这么着我就更生气。“好，
你们全都不讲友谊！……拉倒！”

我回家发了一会儿闷。我想要回到学校去，瞧瞧他们做得怎么样了，可是……那怪别扭的。后来我对自己说：“得了吧，什么电磁起重机！——不过是个玩具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！”这么想来想去，就想到了宝葫芦。我当然从宝葫芦联系到电磁起重机。然后又联系到别的许许多多问题。这些问题我现在不讲了，要不然三天三夜也讲不完。并且，后来我究竟想了些什么，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了，因为我瞌睡上来了。睡呀睡的，忽然听见一声叫：“王葆，钓鱼去！”“谁呀？”“快来，快来！”我这才记起，仿佛的确有同学们约我今天去钓鱼。你瞧，连鱼饵都准备停当了，在桌上搁着呢。我就赶紧拿起钓具，拎着一只小铁桶，追了出去。

3

我出城到了河边。

可是没瞧见一个同学。“他们都哪儿去了？干吗不等我？这还算朋友吗！”后来我又对自己说：

“这么着倒也好。要是和同学们一块儿

钓，要是他们都钓着了许多鱼，我又是一条也没钓上，那可没意思呢。还不如我一个人在这儿的——好——正可以练习练习。”可是这一次成绩还是不好。我

一个人坐在河边一棵柳树下。我旁边只有那只小铁桶陪着我，桶

里有一只螺螄——孤零零地躺在那里，斜着个身子，把脑袋伸出壳来张望着，好像希望找上一个伴儿似的。我不知道这么坐了多久。总而言之，要叫我拎着个空桶回城去，那我可不愿意。顶起码顶起码也得让我钓上一条才好。

我老是豁着钓竿。我越钓越来火。“我就跟你耗上了，啾！”太阳快要落下去了。河面上闪着金光。时不时扑哧的一声，就皱起一圈圈的水纹，越漾越大，越漾越大，把我的钓丝荡得一上一下地晃动着。这一来鱼儿一定全都给吓跑了。我嚷起来：“是谁跟我捣乱！”有一个声音回答——好像是青蛙叫，又好像是说话：“格咕噜，格咕噜。”“什么？”又叫了几声“咕噜，咕噜”，——可是再听听，又似乎是说话，好像说：“是我，是我。”“谁呀，你是？”回答我的仍旧是“格